

適園叢書

張宗祥



通國書

張氏



太平治蹟統類卷九

宋彭百川撰

仁宗諸臣謀國遠略

天聖元年秋八月先是錢惟演自河陽赴亳州朝京師圖入相張詠奏惟演儉人今若遂以爲相必大失天下望太后遣內侍持奏示之惟演猶顧望不前御史鞠詠語左正言劉隨曰若相惟演當取白麻毀之惟演聞乃亟去王欽若知江寧徙潤州王隨代之在江寧會歲大饑轉運使移府發常平倉米計口日給一升隨置不聽曰民所以饑者由兼并閉糴以要高價爾乃大出官粟私價遂平他郡計口以糴者不能自足輒多流亡

三年春中丞薛奎罷知秦州秦州宿重兵費常不足奎務爲儉約教民水種謹商算歲終廩粟積者三百萬征衍者三十萬覆民隱田數千頃復得芻糧十餘萬

三月徙知河南陳堯佐知并州每汾水漲人憂溺堯佐爲築隄種柳數萬本作柳谿亭民賴其利矣

四年八月詔修泰州捍海堰海堰久廢不治歲歲患海濤西谿監稅范仲淹言於運使張綸請修復之綸奏以仲淹知興化縣總其役役旣興會大雨雪眾言堰不可復詔遣使按視將罷之又詔運使淮南胡令儀同度其可否令儀力主仲淹議仲淹尋以憂去以書抵綸言復堰之利表三請願身執其役乃命綸權知泰州堰自小海寨至耿莊凡一百八十里

於運河置閘納潮水通漕踰年堰成流通歸者一千六百餘
戶民爲綸立生祠
六年八月員外郎陳貫知涇州督察盜賊禁戢不肖子弟簿
書筦庫賦租出入皆自檢覈常謂僚屬曰視縣官物如已物
容有奸乎州人憚其嚴徙爲利路轉運使歲饑自以職田粟
振饑者率富民令計口占粟發其餘活幾萬人詔書褒諭
發運使張綸知泰州綸天禧末爲發運副使時鹽課積虧者
十年綸力奏除通楚泰三州鹽戶宿負官助其器用鹽人優
與之直由是歲增課數十萬復置鹽場於杭秀海三州歲入
課又三百五十萬居三歲增上供米八十萬在江淮踰十年
爲民興利除害甚眾

七年十一月冬至上率百官上皇太后壽於會慶殿祕閣校理范仲淹奏疏言天子有事親之道無爲臣之禮有南面之位無北面之儀若奉親於內行人禮可也今與百官同列虧君禮損主威不可以爲後世法不報晏殊初薦仲淹聞之大懼召仲淹詰以狂率邀名且將累薦者仲淹正色抗言曰緣辱公舉每懼不稱爲知己羞不意今日反以忠直獲罪門下殊不能答又作書遺殊申理前奏不少屈殊媿謝又奏請太后還政不報乞補外爲河中府通判

明道元年春以新知江陵杜衍爲河北都轉運使衍守荆南御史郭勸言衍清直當留在朝不聽會河北乏軍費乃加衍一官往經度之不增賦於民而用足 辭奎爲泰州益州皆

粹明鎬自隨還朝上問輔臣以鎬所用奎曰鎬文妙學博而沈鷺有謀能斷大事願陛下用之

二年十月祕閣校理吳遵路爲開封推官太后稱制遵路條奏十餘事語切直忤太后出知崇州遵路至州卽令轉市吳中米以備歲儉已而果大乏饑民以濟自他州流至者十全八九仲淹安撫淮南薦遵路爲郡得古人之風乞以其救災事跡頒州郡爲法并付史館

景祐元年八月甲子參政宋綬以帝富於春秋天下無事慮燕樂有漸乃上言自古守成之君皆兢兢抑畏不忘顧省何者人心逸於久安而害生於所忽故立防於未事之始銷變於未萌之前若事至而應不亦殆歟臣願飭厲羣司勿以承

平自怠

九月丁酉帝疾復作綬以鍼進上疾愈 范仲淹知達州未

幾徙蘇州州北大水民田不得耕仲淹疏五河導太湖注之
海未就又徙明州運使言仲淹治水有緒願留以畢其役庚
子詔復任

十一月御史孫沔言同安尉李安世以上書狂悖下吏傷納
陳之仁責降監永州酒稅以唐天寶覆車爲戒

二年正月徙江東運使蔣堂在淮南歲薦吏工百員曰十得
一三亦足報國矣

二月己丑以中丞杜衍權判吏部流內銓先是選補科格繁
長主判不能悉閱吏多受賄衍旣視事卽敕吏取銓法問曰

盡乎曰盡矣乃閱視具得本末曲折明日曉諸吏無得升堂
各坐曹聽行文書銓事悉自予奪由是吏不能爲奸利居月
餘聲動京師後改知審官院裁制如判銓法 度支判官段

少連爲兩浙轉運副使舊使者所至郡縣索簿書不暇殫閱
往往委之吏胥持以爲貨少連命郡縣上簿書悉緘識遇事
閒指取一二自閱摘其非是者按之餘不及閱者全緘識以
運由是吏不能爲奸州縣簿書莫敢不治 御史臺辟南京

留守推官石介爲主簿介上疏論赦書不當求五代及諸僞

國後不合意罷不召

歐陽與杜衍書云可謂中書舉動也御史臺初辭以衍言事不召耳

康定元年十一月丙子河東運使楊偕爲樞密直學士知并
州有中官預軍事素橫前帥優遇之偕至一繩以法命率所

部從副部署赴河外戒曰遇賊將戰一稟副部署中人不
服捧檄訴偕叱曰汝知違主帥命卽斬首監軍怖汗不覺墮笏
翌日告疾未幾遂卒於是軍政肅然

慶歷二年五月乙丑王德用爲定州都部署至官日教士卒
習戰頃之皆可用契丹使人來覘或請捕殺之德用曰彼得
其實以告是服人之兵以不戰也明日大閱於郊提桴鼓誓
師進退坐作終日不戮一人乃下令具糗糧聽吾鼓聲視吾
旗所向覘者歸告虜中謂兵將大入旣而復議和兵乃解時
朝廷發兵屯定州幾六萬寓居逆旅及民間闐塞城市未嘗
有一人敢喧呼暴橫將相戒曰吾輩各務斂士卒勿令擾吾
菩薩一日倉中給軍糧軍士以米黑諠譁紛擾監官懼逃匿

有四卒以米來見德用德用曰從我入倉視之乃往召專副
問曰昨者我不令汝給二分黑米八分白米乎曰然然則汝
何以先給黑米後給白米此輩見所得米黑以爲所給盡如
是故誼譁爾專副對曰然某之罪也德用叱從者杖專副二
十又呼四卒謂曰黑米亦公家之物不給與汝曹當棄之乎
汝何敢乃爾誼譁四卒相顧曰向者不知有八分白米故爾
某等死罪德用又叱從者亦各杖二十召指揮使罵曰衛官
汝何敢如此欲求決配乎指揮使百拜流汗乃捨之軍中肅
然僚佐皆服其能處事 張亢權知瀛州兼部署亢去高陽
每遣諜者厚與金帛無所吝亢閒處便坐有弟子行首入曰
願屏人白事亢慢罵久之其人曰所白機事也不肯去亢爲

屏人乃曰閤使使錢如糞土曰何故曰閤使所與非其人如我者乃可與耳亢復罵久之曰我非與閤使劇我外甥女子自小教歌舞甚妙麗爲虜騎掠去今幸於虜主日夜居軍中將卒皆事之今遣人有所市閤使善結之虜中情僞如指掌也亢曰所市何物曰某大王納女壻須紫竹鞭閤使所執可與也及餘所市物皆從之自是虜中動靜必告時邊臣多驚每一掛搭費甚惟高陽獨否

三年韓琦旣至陝西值歲大饑饑民相率爲盜嘯聚山澤有眾數百人橫行村落盜首張海郭邈等率眾相合於商虢之郊宣毅叛卒邵興爲之長招誘本州鑄錢監兵約二千餘人商虢藍田馳急報於延雍而帥臣未有所處琦尋遣屬官往

商號料簡錢監役兵其舊系沿邊禁兵卽令卻歸元配州軍壯健役兵並押歸陝府填龍猛龍騎壯健闕額邵興誘致之謀遂不得行又遣內侍黃琮范遷齎宣撫司榜收其散軍諭以免罪歸所屬仍召謝雲行等將沿邊土兵入山捕張海等擒捕餘黨殆盡關輔遂安堵矣是冬大旱河中同華十餘州軍物價翔貴居民相率東徙琦卽選官分詣州縣發省倉以振之奏差提刑許崇壽等專往來提舉蒲華同三州所活凡二百五十四萬二千五百三十七人他州人數稱是時民力久困琦乃蠲賦役察官吏能否者陞黜之又以兵數雖多雜以疲老耗用度選禁軍不堪征戰者停放一萬二千餘人後田況乞選諸路軍不堪戰者爲廂軍云或謂兵驕久一旦澄

汰恐致亂則去年韓琦汰邊兵萬餘豈聞有亂者哉

五年春先是田況用事言比來災咎頻仍蝗旱繼作陛下責躬引慝不遑寧處以至躬祈道佛並走羣望薰祓之意可謂至矣然當詳觀當世之弊驗災失之由其實歛役重而民愁和氣傷而沴作役斂之重由國計之日窘國計日窘由冗兵之日蕃今天下兵已踰百萬比先朝兵幾三倍矣宜分遣幹臣揀選諸路宣毅保捷等軍不堪戰者並降爲平常廂軍不堪役者並放停議者必曰兵驕久一旦遽加澄汰恐以致亂此慮事之疏也孱弱之兵旣不堪戰勇强者亦恥爲伍去年韓琦汰邊兵萬餘人豈聞有爲亂者今天下財用不足以贍冗食之兵尙或顧恤細故而不思救弊之原臣竊憂之

三月右諫議韓琦言杜衍爲相一百二十日而罷范仲淹自乞保邊朝廷任之固亦有名富弼以河朔邊備未完又自請行事畢還朝甫反都門未得一陳於陛下之前責補閑郡中外不知弼得罪之因臣亦痛弼何負朝廷而黜辱至此臣恐自此忠臣義士指弼爲戒孰肯爲國家之用所損非細兼云近日臣僚多務攻擊忠良取快私忿非國家之福疏入不報琦請補外罷知揚州是月歐陽修上疏言杜衍韓琦范仲淹富弼等相繼而罷必有朋黨專權之說上惑聖聰略云杜衍爲人清謹而動守規矩仲淹則恢廓自信而不疑韓琦則純正質直富弼則明敏而果銳四人爲性各有不同雖皆歸於盡忠而其所見各異故於議事多不相從杜衍欲深罪滕

宗諒仲淹力爭而寬之仲淹謂契丹必攻河東請亟修邊備
富弼料九事言契丹必不來如尹洙亦號仲淹之黨爭水洛
城事琦是尹洙而非劉滬仲淹是劉滬而非尹洙此數事尤
爲至明陛下素已知者此四人可謂公正之賢也平日閑居
則相稱美之不暇爲國議事則公言廷爭而無私以此而言
臣見杜衍等直得漢史所謂忠臣有不和之節而小人讒爲
朋黨可謂誣矣疏入不報指修爲朋黨者益惡焉 戊申章
得象罷爲鎮安節度判陳州得象在中書八年畏遠名勢宗
黨親戚一切抑而不進方陝西用兵上銳意天下事進用韓
范富使同得象經畫當世急務得象無所建明琦等去得象
居泣自若御史裏行孫抗言之得象亦十二章求罷上不得

已乃許之 癸巳河北都運按察使歐陽修論北虜地界略云臣見朝廷常有懼虜之色而無憂虜之心夫憂之與懼名近而意殊憂者深思極慮而不敢暫忘懼者臨事惶惑而莫知所措今邊防之事措置多失其機者懼虜之意過深也若能察其強弱之形得其情僞之實則目今之事誠不足懼而將來之患深有可憂奈何不憂其深可憂而反懼其不足懼又曰朝廷不以此事爲憂又怯懼如此旣曰懼矣則於用人之際又若忽而不憂此臣之所未喻也

八月甲戌修降知滁州權知開封楊日嚴使獄吏附致其罪錢明逸言之也始召蘇安世王昭明雜治安世獨辨修之誣雖忤執政意二人俱得罪然君子多之